

第捌卷

帝都传奇

任见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捌卷

帝都传奇

任见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百零六章 夺嫡改嗣	001
第一百零七章 河洛帝国	019
第一百零八章 天子派头	037
第一百零九章 豪奢西苑	054
第一百一十章 多面皇王	070
第一百一十一章 诛赏猎巡	086
第一百一十二章 野火暴燃	104
第一百一十三章 四野惊惧	121
第一百一十四章 祸殃东都	140
第一百一十五章 异军突起	159
第一百一十六章 胜败无常	179
第一百一十七章 萧墙火并	197
第一百一十八章 药佛情僧	216
第一百一十九章 云雨之谋	232
第一百二十章 紫帐行政	255
中国史系（八）	275
创作札记：古道声息	294

第一百零六章
夺嫡改嗣



话说大隋一朝，骨子深处“关中本位”，不信任南方官吏，剥夺了他们一切政治经济特权，而派遣大量北方干部南下，接管基层工作。

公元590年，四月，隋朝发布的“太平诏书”，令吴越之野，“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人间甲仗，悉皆除毁”，随后颁行一系列细则，收缴南方人家的武器，针对的更是江南地区。

隋朝还在江南推行“五教”思想政治运动——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当然是好事啊，然而“南下干部”措置不当，“加以烦鄙之辞”，整了很多拉杂无聊的学习材料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既做秀，又粗暴。

于是，“士民嗟怨”，遍生反感。

崇尚释氏，“以收人望”，也是一招，然其居高临下之态又遮掩不住。

在北方，承前世各朝，营造佛门经像，任听人们出家，对南方却横加限制，“克定江表，宪令惟新，一州之内，止置佛寺二所，数外伽蓝，皆从屏废”。

隋朝种种措施，未能针对江南地区的历史特征推行，尤其未能以“南人治南”，收揽人心，反而“尚关中旧意”，负气凌傲，歧视加欺侮，可恨的“关陇”意识，当然会让江南郁闷而思乱。

终于，新的江南“隋解放区”，遍地火药开始燃烧，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各地巨家大室，先后揭竿自立，“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船舰被江”“周亘百余里”“寇贼交横，寺塔烧尽”，规模巨大的反隋叛乱，在原南陈境内全面爆发。

造反者遍布旧陈全境，有的自称“司空”“都督”，攻略州县，有的“自称天子，署置百官”，兵众之多，声势之大，令人骇异。

隋文帝急遣宰相杨素平叛江南，“任以大兵，总为元帅，宣布朝风，振扬威武，擒翦叛亡，慰劳黎庶，军民事务，一以委之”。

杨素受命，率军自扬子渡迅速过江，投入战场，果然不负厚望。

南陈王朝不复存在了，江南的反隋山头，难以形成合力，方便了杨素的各个击破。

杨素的朝廷大军，后勤充足，先扫荡了三吴地区，随后平定了晋陵，即今之江苏常州，抓获不少叛军将领，然后转向浙东。

浙东草莽英雄高智慧，实在不高也不智慧，布阵不知道握起拳头，而是在浙江东岸一百多里，绵延砌造营垒，战船也一字排在江面。

杨素召开军事会议，部将来护儿建议偷渡浙江，奇袭敌后。

来护儿名字弱弱的，计策还真不错。杨素于是给他数百精兵，找准高智慧的防线缺口处，乘夜飞渡对岸，突袭营垒，纵火焚烧。

在高军惊恐失措之际，杨素大部队正面渡江，发动猛攻，大破之。

高智慧于穷蹙间充分发挥自己的高明智慧，踩着舢板，窜到大海上去了。

有些叛乱，平而复聚，像野火似的，不好彻底扑灭。他们变成游击队，四处流动，最后多数都汇集到岭南，试图整合后再决雌雄。

杨素派遣平叛将军史万岁——名字这么酷，皇上也不管？——率领军卒两千人，越山翻岭，前往追剿。

史万岁转战千余里，整了七百多场恶战，一百多天毫无消息。

那时候既无电台，也没手机，通讯全靠肉腿地奔，派个送信儿的吧，还光迷

路，再说打仗打得忙，人手更金贵，也轻易派不出送信儿的。

杨素以为史万岁全军覆没了，没承想小兵们在江汉子里汲水，捡到个竹制的“漂流筒”，弄开一看是史万岁的“军情简报”，急速呈交杨素。

惊喜的杨素迅疾将史万岁的英雄事迹报告朝廷。

隋文帝见表，连声称奇，立马赏给英雄家属十万大钱。

杨素接应史万岁出山，又转战温州、天台、临海、会稽，又作战一百多次，追捕漏网溃逃的叛军。

叛军残部中有个王国庆——好现代化的名字——被迫到了大海上，窘迫中抓到了在大海上乱漂的高智慧，押着向杨素赎自己的罪。

杨素在福建泉州斩了高智慧，“其余支党，悉来降附”。

这时，隋文帝又把两个儿子杨广和杨俊互相调换了防区，杨俊往镇并州，杨广南下，出镇扬州。

二十二岁的杨广，临危受命，又一次来到南方。随杨广南行的将军有郭衍、宇文述等。

朝廷希望杨广以皇子的份量，镇服颠簸不定的东南大地。

杨素血腥镇压，杨广重在招抚。杨广在前年灭陈之役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尝到甜头，此次照着办理，剿抚并重，攻心为上。

杨广派部将郭衍领精锐万人屯驻京口，进兵皖南，于“黟、歙诸地，尽灭叛军”。又派参军段达，率军平定方州、滁州和宣州。

坐镇江都的杨广，高接远送，招抚了吴郡世族名士陆知命。

陆知命感恩戴德，到处游说，一下子动员了十七股叛军归降，所以说，杨广的平叛功劳比杨素也不差。

岭南形势比较复杂，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南陈灭亡后，隋朝派员巡抚，没有挡住岭南发生大规模叛乱。

番禺人王仲宣首先举起反隋大旗，四方群起响应。

隋朝安抚大使韦洸在平叛中战死。隋军力量相对单薄，当地俚族酋领洗夫人曾被招抚，她的态度至关重要。

洗氏，“世为南越首领，部落十余万家”，韦洸死后，其副将慕容三藏为土匪王仲宣所围，洗氏派孙子冯盎前往救援隋军，与慕容三藏内外合击，击溃了王仲宣。

解广州之围后，洗夫人“乘介马，张瑞伞”，护卫隋朝安抚大使裴矩，巡抚岭南，使二十余州的首领都出来参谒，由裴矩重新任命他们为刺史、县令。

鉴于洗氏在平定岭南中的功勋，隋文帝追册洗夫人为谯国夫人。

岭南的归附，再一次显示了怀柔政策的威力。

杨广在江都镇守，从公元590年到599年，前后整整十年。他抛弃了“关中本位”的高压政策，广泛收纳江南人士，调和南北感情，自己带头说江南方言，睡江南女子，使易动难安的江南地方安宁平复，和谐大治。

其实，江南门阀士大夫，文化素养不低，他们眼中的北方人粗野不文，尤其是关陇武夫，趾高气场却是一包谷糠。杨广对他们尊崇宽大，优礼有加，满足了他们的自尊心，他们愿意归顺。

二

杨广爱学习，重文化，起用旧陈博士潘徽，组织江南诸儒，编撰《江都集

礼》一百二十卷，并借此东风，制礼作乐，深得南方各界的赞誉。

潘徽在《江都集礼》大序中，称颂杨广多才多艺，能文能武，说杨广推重江南典章文物，不光是对江南人士的怀柔，而是为南北文化交流和政治统一做出了贡献。

杨广生长于佛教之家，懂得宗教特殊的劝善化民、资助王治的功效，他当然要利用宗教收揽江南人心。

杨广以江南佛教的最大护法者自许，把隋朝平陈及平叛二次战役中，江南佛塔被毁的责任推到叛乱分子身上，对无所依恃的僧侣表示深切的同情。

江南的佛教和道教，已兴盛了几百年，在江南社会上有极大影响力。

梁武帝时，佛教最盛，梁武帝为了资助僧侣，曾四次舍身寺院为寺奴，由群臣以大量金钱奉赎回宫。当然是公款了。

四次国家财政的公然“输送”。

后来，陈后主如法炮制，佛教寺院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可想而知。

北朝皇帝中有废佛的，南朝一个都没有。南朝诸帝，反而个个佞佛，使整个南方社会，上下左右都弥漫着丰厚呛人的宗教气氛。

杨广出镇扬州不久，即在江都建立了四道场——佛教的慧口、法云二道场，道教的玉清、金洞二道观。广泛招集江南高僧道士，齐集江都，“追征四远，有名释李，率来府供”。

杨广的猛弘佛道，与灭陈之时隋文帝对江南教界的严厉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杨广自己对扬州四道场的建设和延揽到那么多高僧名道也十分得意。

天净宿云卷，日举长川旦；飒洒林华落，逶迤风柳散。孤鹤逝追群，啼莺远相唤。莲舟水处尽，画轮途始半。

江滨各自遥，东西并与叹。已熏禅慧力，复籍金丹杆。有异三川游，曾非四门观；于焉履妙道，超然登彼岸。

这是杨广的自夸诗，描摹四道场优雅的环境及感召四方的宗教魅力，炫耀是自己的无量功德。

青年杨广，在政治上日益成熟，既有北御突厥、南灭陈朝的功勋，又取得安定江南、建设文化的政绩，终于“声名籍甚，冠于诸王”，在兄弟五人中，独得父母钟爱。

有个相面师傅，名叫来和，隋文帝密令他相看自己的五个儿子。来和看过后，诡秘地对文帝夸奖杨广，说老二“眉骨高耸，贵不可言”。

隋文帝问其几个儿子，谁能得以嗣位，来和说：“至尊、皇后让最喜爱的儿子嗣位，臣下是不敢乱猜的。”

这个传说似乎解释了隋文帝夫妇偏爱杨广的因由。

其实不然。杨坚对杨广“特所钟爱”，除了杨广自小美姿仪，长得俊秀外，更多的还在于杨广的成绩和善于表现。

相比而言，杨广的哥哥杨勇是时代的宠儿，最为幸运的是，他以嫡长子身份，平流直取，成为大隋皇位的继承人。

杨勇性情宽厚，待人接物非常实在，作为太子，参与朝政，有时候所提建议很有见地。

山东地区战乱刚平息，人民不得安居，不少编户逃亡流徙，隋文帝派遣专使前往追捕，并试图将所抓民户流放北部边境。

杨勇认为追捕和流放的做法简单粗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上书进谏：“窃以导俗当渐，非可顿革，恋土怀旧，民之本情，波迸流离，盖不护己。”

谏书头头是道，言之有理，且文才斐然，其意不俗，隋文帝读后十分高兴，予以嘉奖，自后不再提移民实边之事。

但东宫发生了一件事，却使隋文帝对太子开始有看法了。

冬至节，百官到东宫朝见杨勇，杨勇设鼓乐接受百官祝贺。

隋文帝听到动静，格外警觉，问近臣道：“冬至佳节，东宫如此接受内外百官朝见，这是什么礼法？”

近臣说，官吏们到东宫是祝贺节日，不是什么朝拜的。

隋文帝说：“表示祝贺，或几人，十几人各自前去就是了，为什么有通知，官员一时同集，太子穿朝服、设鼓乐来接待。东宫这样干，于礼制有乖离。”

随即下达诏书：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虽属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贡，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

却说杨坚“天性沉猜”，从此之后，杨勇“恩宠始衰，渐生疑阻”。

太子杨勇吧，长处的有的，短处也太短，即宠爱女色，极是过分。宫中有个云氏，尤其受杨勇宠幸，弄得跟个正配似的。

杨勇的妃子元氏无宠，患心脏病加上生气，一发作两天便去世了。

老妈独孤皇后怀疑此事有其他缘故，对杨勇甚为责备埋怨。

责备埋怨也没用啊，云氏专断东宫内政，生了三个孩子，其他女宠也比赛着生，东宫里生得一群一群的。独孤皇后愈发愤愤，经常派人伺察，寻求杨勇的问题。

老爸隋文帝是听信独孤皇后的，皇后的态度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太子杨勇的处境愈发不妙。

老二杨广得知隋文帝及皇后对哥哥的猜疑和不满，见有机可乘，愈发故意作秀，掩盖本真。

杨广只跟萧妃居处在一起，将其他女人所生的孽种全弄死了，独孤皇后不清楚，因此而称赞杨广“专一”。

隋文帝夫妻每派亲信到杨广的处所，无论贵贱，杨广与萧妃都迎于门外，为他们摆设美食款待，走时赠以厚礼，这些婢仆们无不称道杨广与萧妃仁孝可嘉。

杨广将美貌姬妾全部藏匿在另外的地方，惟留年老貌丑的侍女于室中，身穿深色麻衣，侍候左右。

渐渐地，隋文帝对杨广的钟爱，超过其他儿子了。

杨广从扬州进京朝见，将要返回藩镇的时候，入宫向母后告辞，有意伏拜在地下流泪，母亲也伤心泣下。

见气氛弄好了，杨广对母后说：“儿臣生性愚下，常信守兄弟间的情义，只是不知由于什么过错得罪了东宫，太子积蓄盛怒，想加害儿臣。因为总是担心暗害，所以时时忧虑，惧怕蹈入危亡。”

杨广当然在编谎话，但独孤皇后不以其危言耸听，反而信以为真。

独孤皇后愤怒地说：“为他娶了媳妇，他不按夫妇的礼仪对待人家，专门宠幸别的女人，元妃好像许配给了猪狗一般。前不久元妃死去，妈也不能穷究整治。

“妈现在还活着，他就这样，如果妈死了，你不就成了他刀下的鱼肉了吗？”

“东宫竟无嫡长子，皇上千秋万岁之后，让你们兄弟向云氏生的小东西跪拜问候，那该是何等痛苦的事情啊！”

杨广听了母亲的话，心中暗喜，表面仍然悲痛地呜咽，不能自止。

被杨广弄得不胜悲哀的独孤皇后，从此便决心废太子杨勇而另立杨广为太

子了。

杨广为使部将宇文述忠于自己，奏请朝廷以宇文述为寿州——今天的安徽寿县——刺史。

杨广向宇文述询问谋取嗣君的计策，宇文述说：“皇太子失宠久了，大王才能盖世，又以仁孝著称，皇上与皇后钟爱，四海也都归心。

“然而，废立皇太子，是国家大事，处于父子骨肉亲情之间，不是他人所容易谋划的。朝廷大臣之中，能改变皇上主意的，唯有杨素一人。我与他的弟弟杨约有旧，请让我借入京朝见的机会，与杨约图谋此事。”

杨广高兴极了，给予宇文述许多金银财宝供宇文述进行公关。

三

杨广向宇文述询问谋取嗣君之位的计策，宇文述建议走杨素兄弟的路线，杨广给予宇文述大量财物，让宇文述活动。

杨素之弟杨约，是朝廷大理少卿。杨素若有大事必要跟杨约筹划而后动。

宇文述宴请杨约后，跟杨约玩赌博游戏。宇文述故意让杨约赢，将所带珠宝全部输给杨约。

杨约赢得珠宝既多，向宇文述略表谢意，宇文述趁机说珠宝都是杨广王的赏赐：“我只是跟您玩玩，转个手而已。”

杨约惊讶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宇文述便道出了杨广的意图。

“遵循正道，固是常情，然背离常规，却又合乎道义，也是通达事理者的最

佳图谋。您的哥哥功名盖世，反遭太子切恨，一旦主上驾崩，凭谁来庇护？如今皇太子失宠，您是知道的。请立晋王，在于令兄一言而已。果能建立大功，晋王必定永远铭记。去除累卵之危，得享万世富贵。想想吧！”

杨约如梦方醒，便转告杨素。

杨素闻知，欢喜得搓着手掌说：“我也不算傻，可还真没有想到如今这种地步。”

杨约对杨素说：“如今皇上无不听从皇后。寻个机会，结托于皇后，可长保荣华俸禄，传福子孙。兄长若有迟疑，情况变化，皇太子掌政，恐怕祸患降临。”

杨素听从了。有个机会，侍奉独孤皇后饮宴，便试探说：“晋王的性格脾气，很随皇上啊！”

杨素是在试探皇后。只见皇后流泪说道：“您说得正是。这个儿子十分孝敬，媳妇也令人怜爱。哪里像东宫，终日酣宴，亲近小人。”

杨素知道了独孤皇后的心意，便极力说太子的坏话，皇后便说支持他谏议皇上废立太子。

关于皇后决心废黜皇太子的阴谋和活动，杨勇那里的墙也不是死不透风，但杨勇忧虑恐惧，苦无对策，只好派神职分子王辅贤施行巫术。

老王的巫术非常拙劣，在后花园修庶人村，房屋低矮简陋，让杨勇寝息，以草垫为褥……希望用“忆苦思甜”的鬼办法来阻挡废立。

隋文帝知道杨勇不安，派杨素观察杨勇。

杨勇性子直，不会掩饰，窃知祸根儿是杨素，相见时面带怒色。

杨素正好向隋文帝奏太子的本：“太子恨皇上啊，恐怕会生变故，宜多加

防备。”

隋文帝更加猜疑杨勇了，皇后也在暗中烧火，细微的小事夸大诬饰。

隋文帝便设置暗探，伺察太子动静。

杨勇心中明白父皇的用意，心中愈发不快。

朝廷内外，马屁精们察知皇上心意，也纷纷编造假话，落井下石，告发太子。

隋文帝上朝时，对群臣说：“太子不堪承当嗣君的重任，已经是很久了。他媳妇当初死去，朕怀疑是遭受毒害，曾责备过，他还怨恨呢。云定兴的女儿，就是云氏，乃私生女，这样的身份，生下的儿子将来继承帝位，怎么可以？今日想废黜他，以安定天下。”

朝廷大臣都不吱声，惟左卫将军元旻说：“在有些情况下，谗言是没有边际的，陛下宜兼听明断。”

隋文帝不理元旻，而是让东宫的太监们检举揭发太子。

太监姬威已被杨素收买，屁颠颠地答对说：“太子从来骄奢，他说进谏的都应该斩杀，杀死一百多个，自然没人敢多嘴了。”

有太监说：“太子下令营建宫殿台阁，一年四季都不让停。东宫所用物品，有些按规定不能领取，太子便发怒说三品以上的朝官杀他一两个，他们就知道怠慢东宫的后果了。”

又有太监说：“太子常让巫师占卜吉凶，对臣下说，皇上的期限快到了。”

隋文帝听了阉宦们的检举揭发，伤心地流泪，说：“谁人不是父母生养，小子竟然堕落如此，朕心深处发痛啊。”

于是，隋文帝下令由杨素禁闭太子杨勇以及他的所有儿子，逮捕杨勇的党

羽。进言隋文帝“兼听明断”的元旻也被押进了监狱。

专案主任杨素，在东宫查获了大量火燧，人们感到很奇怪，大惑不解。

原来是庭中有株老槐，已经干枯，杨勇问左右还能做什么用，有人说古槐树适于取火。当时卫士身上都佩“火燧”，取火用，杨勇便让工匠锯掉老槐树，制造了几千枚火燧，分赐给左右。

姬威告发太子经常饲养上千匹马，说什么“若直接守住城门，他们自然会饿死”。

杨勇责问杨素，说道：“公家养马数万匹，我杨勇身为太子，养马千匹便是反叛？岂有此理！”

杨素又于东宫中找出珍玩和服饰，陈设于庭，作为杨勇的罪证。

杨勇不服，但感觉到来头不一般。

隋文帝派人召见杨勇，杨勇惊恐地问：“是不是要杀我？”

隋文帝召集文武百官和皇室亲戚，命人将杨勇和他的儿子们带入，由内史侍郎薛道衡宣读诏书，废黜杨勇及其儿女的封爵，一同降为庶人。

杨勇稍减惊恐，再拜谢恩，左右无不沉默怜悯。

杨勇的长子请求作皇宫侍卫，辞情悲哀恳切，隋文帝有点怜悯，杨素赶紧进言说：“圣心应如蝮蛇，不应软弱犹疑。”文帝遂不许。

诏令下达，太子集团中有元旻等七人处斩，妻妾子孙皆没入官府为妾为奴，另有集团成员免死，但获杖刑，妻子、资财、田宅皆没入官府，还有赐死，令其自尽的。

表彰破案有功之臣，奖励杨素布帛三千匹，杨约一千匹。

四

公元600年——啊，世纪之交！——是开皇二十年，十一月，隋文帝宣布立晋王杨广为太子。

同时，宇文述被任命为太子警卫连连长，洪州总管郭衍曾参与杨广谋划夺取嗣君之事，被征召任命为东宫把门官。

隋文帝把原太子杨勇囚禁于东宫，交付给新太子杨广看管。

杨勇多次伸冤，都遭杨广遏止，不能上报于天子，于是他爬到树上，大声呼叫，希望呼喊声能传到父皇耳朵里，得到召见。

杨素趁机制造谎言，说杨勇患精神病了，已不可救药。

隋文帝对杨素的谎言信以为真，不召见杨勇。

隋文帝还有三子杨俊、四子杨秀，五子杨谅。

在伐陈战役中，杨俊也立了功，先后总管扬州等四十四州军事和并州等二十四州军事。后来，逐渐奢侈，违犯制度放高利贷，百姓官吏颇有意见。

杨俊又极好女色，王妃崔氏嫉妒投毒，把他害成了残疾。

残疾的杨俊不思悔改，穷奢极欲，直至病重，不能起床。

杨俊病死时，隋文帝“哭之数声而已”，然后命焚毁杨俊生前所有奢侈华丽之物。

葬了杨俊后，杨俊的僚佐请求为之立碑，隋文帝说：“想要求名，一卷史书就足够了，立什么碑！如果子孙不肖，立碑也只能被他人用作镇石而已。”

杨秀呢，“有胆气，容貌瑰伟，美须髯，多武艺，甚为朝臣所惮”，镇守蜀